

書叢料史

(上) 犁 與 劍

錄憶回軍將勒泰

Maxwell D. Taylor : 者作著

鍾 先 鈕 : 者譯翻

近現代史料叢書

(上) 犁與劍

泰勒將軍回憶錄

著 Maxwell D. Taylor

譯 鍾先鈕

592.6 (25-252)

(上) 犁 與 劍

Maxwell D. Taylor : 者 作 著
鍾 先 鈕 : 者 譯 翻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 者 版 出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 所 行 發 總
號一二二段二路義信市北臺
號九十四段一路南慶重市北臺
樓大化文號七〇一路南森林市北臺
廠 刷 印 徵 燕 : 者 刷 印
號八〇二街難克市北台 : 址 地
版 出 月 十 年 一 十 六 國 民 華 中
版 再 月 九 年 五 十 六 國 民 華 中

: 價 定

號一六〇八一戶帳撥劃政郵
號五八一第字臺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院政行

究 必 印 翻 • 有 所 權 版

謝 啓

在寫這本書時，我應向我的兒子約翰（John）和他的妻子普里西拉（Priscilla）表示深切的謝意，因為他們曾提供批評和改進的建議。諾頓公司副董事長，湯瑪斯（E. Ryan Thomas）憑其充任編者的廣泛經驗，至少曾經幫助我避免若干陷阱，那是任何冒險進入當前政策爭論領域中的作者所易於陷入者。除了這些少數人以外，我又應感謝許多能幹和忠誠的夥伴，其中軍人和非軍人都有，因為人數過多，所以大名無法列舉。在本書所敘述的過程中，他們都曾經給與我以支援。

劍與犁目錄

上 冊

謝 啓

前 言

第一章 少尉的養成

第二章 高級指揮的準備

第三章 西西里戰役

第四章 在義大利的使命

第五章 諾曼第D日

第六章 安亭作戰

第七章 從「突出部」到柏特斯加登

第八章 西點軍院校長

第九章 柏林美軍司令

第十章 第八軍團司令

第十一章 休戰後的韓國

目 錄

第十二章 陸軍參謀總長

第十三章 豬羅灣

第十四章 古巴報告

第十五章 總統軍事代表

第十六章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問題

下 冊

第十七章 東南亞：一九六一年

第十八章 西貢之行

第十九章 重整戎裝

第二十章 古巴——祕密危機

第二十一章 古巴隔離

第二十二章 有限禁試條約

第二十三章 多難的秋天

第二十四章 白宮易主

第二十五章 西貢萬花筒

第二十六章 每賭必輸

- 第二十七章 新戰略
- 第二十八章 使命的結束
- 第二十九章 總統顧問
- 第三十章 越南要務：一九六六年
- 第三十一章 越南：一九六七年
- 第三十二章 關鍵年：一九六八年
- 第三十三章 無能爲力的顧問
- 第三十四章 越南的教訓
- 第三十五章 自強之道

上册目錄

謝 啓

前 言

第一章	少尉的養成	五
第二章	高級指揮的準備	一七
第三章	西西里戰役	三九
第四章	在義大利的使命	五六
第五章	諾曼第D日	七五
第六章	安亨作戰	九六
第七章	從「突出部」到柏特斯加登	一一三
第八章	西點軍院校長	一三四
第九章	柏林美軍司令	一五〇
第十章	第八軍團司令	一六一
第十一章	休戰後的韓國	一八六
第十二章	陸軍參謀總長	二〇九

第十三章 猪羅灣	二三一
第十四章 古巴報告	二四〇
第十五章 總統軍事代表	二五六
第十六章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問題	二六八
照片說明	在第一六〇頁後
地 圖	
西西里	四九之前
義大利	六一之前
空降突擊	六一之前
安 亨	八七之前
「突出部」	一一七之前
朝鮮半島	一六三之前

前言

「他要在國家之間作判決，并且還要譴責許多人；他們應把劍改鑄爲犁頭，把矛改鑄爲鐮刀；國家之間不應互相砍殺，也不是應再學習戰爭。」

以賽亞書(Isaiah)二：四

彌迦書(Micah)四：三

「把你們的犁頭改鑄成爲劍，把你們的鐮刀改鑄成爲矛，讓弱者說，我是強者。」

約耳書(Joel)三：十

彎着患有關節炎的背脊，寫這本書的原稿已經快兩年了，我時常會自己感到奇怪，爲什麼要從事這種工作。照我的原意，這本書只是一種結論的總述，那些結論是我許多年來所作成的，其內容是有關一個偉大民主國家所能運用之權力的能力和限制。自傳部份，是準備僅以能夠提醒讀者使其知道作者的背景和身分爲限。很不幸的，我不久即發現把過去某些意外的遭遇再回味一番，并在閒暇時反省它們的意義，實爲一種享受，而在當時却很少這樣的機會。結果，個人回憶部份遠超過我原有的計劃。不過，這種任情放縱又容許我有一個好機會，以便對軍事生涯的許多方面提供見證，并且對美國陸軍和四十餘年來與我合作的同僚表示誠懇的謝意。當我還是一位新任少尉時，曾在南軍中服役的老外祖父常常

問我說：「你們這些當兵的，在不出操的時候做什麼？」我希望在這本書裏對於那個適當的問題，能給與一個陸軍人員所作的答復。

我絕對無意宣稱我這本書是信史，那是應有完全的附註和參考引證。反之，這本書只重述我個人在一連串歷史插曲的中牽涉，并記錄我自己的印象而并不企圖與他人對於同一事件的記載互相印證。我深切的了解，對於本書中所包括的許多問題，都存在着值得尊重的不同意見，但我除了說明自己的意見及其理由外，對於他人的意見是絕無反駁的企圖。我希望我的記載若能與其他觀察家的記載一同加以考慮，則對於將來替這個時代編撰全史的工作可以有所裨益。

身為軍人，在我一生經歷的大部份時間裏，不得和軍事權力的使用發生關係，而此種權力也正是一種確保國家安全，和促進國家利益的工具。雖然此種注意的焦點，也許暗示一種對世界問題的狹窄專業觀點，但我却不相信一定是這樣。任何對於軍事權力使用的深思熟慮，都將引到某些基本問題，例如國家利益的意義，以及那些表現國家利益的目標所具有的效力。軍職上要求一個人對於國家安全作深入的思考——我們所需要保護的是什麼？應如何保護？和爲什麼要保護？它迫使我們必須研究權力的軍事形式和非軍事形式之間的關係，以及國家安全要求和國內福利要求之間的關係。這些也就是我在下列各章中所討論主題的一部份。

有耐心的讀者將會發現，對於我們作爲一個世界權力的未來前途，我的結論是并不能

令人感到興奮的。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們會發揮巨大的實力以對軸心國家進行總體戰，但作爲一個民主國家，我們在應付形式千變萬化的冷戰時，儘管其威脅較小，却面臨着嚴重的困難。在面臨這些威脅時，我們巨大的武器庫中却只能提供一種有限的反應。我們的敵人——共產黨設計的所謂「民族解放戰爭」的技術，就是要避免公開戰爭的冒險，并以顛覆和對內在弱點的利用，以來作爲一種間接的征服手段。我們今天已成爲此種攻擊的目標，而我們能否恢復越戰中所喪失的舉國一致，以及能否矯正權力使用上所表現出來的缺點，今天也都成爲一個問題。要想達到上述目的，我們必須要在相當短的時間之內，改變我們的許多方式。

我害怕我對於這個主題所需的許多事情，都足以暗示出我相信美國已是一個日益衰頹的權力（國家），其歷史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實際上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并且好久前即已發現悲觀適足的幫助敵人，并招致失敗。我并不相信本書中所記載的任何可怕的預測都是必然無可避免的，而只是認爲有這樣的可能而已。不過，我們現在都正遭遇到一個嚴重的危險，即容許我們的民主制度由於其本身的過度而自毀。要想阻止這種災難，其方法之一即爲認清當前威脅的新範圍，尤其是那些將足以顛覆或毀滅我們國家權力來源者：即我們的團結，領導、制度和經濟。它們現在都正在受到攻擊，而且也可能不放一槍即被毀滅。

在這篇前言之首，曾引述先知者所說的兩段話，對於其間的顯然衝突，經過了一番深

思之後，我才決定選擇「劍與犁」(Swords and Plowshares)爲我這本書的書名。不過，若能對於聖經的內容作仔細的閱讀，即可以發現先知所考慮的是在最後審判(Final Judgment)中的兩種不同時間和環境，所以它們之間的矛盾只是表面的，而并非真實的。它們似乎是前後一致的，在審判之日還是需要用劍來毀滅惡人，但在此後的較好的世界中，劍却沒有地位，那將是使用犁頭和鐮刀的時候。

雖然書名的來源是如此，我這本書却又并不以預言自命。就本書的目的而言，劍與犁只不過是一種象徵，表示在當前人們還是必須學習戰爭，而豺狼也還是不能和羔羊共處的世界中，戰爭與和平仍爲循環而且也常是互相競爭的需要。我這本書中所敘述的故事，包括着在總體和有限兩種戰爭中對劍的使用，以及冷戰的情況，也就是不用劍的戰爭。它也包括着戰士拿起犁和鐮刀以來修補戰爭所造成損毀的例證——例如義大利，柏林和韓國。越南爲劍與犁有同時并用必要的例證，用其一方面以來保衛另一方面的收獲。在世界事務的現有秩序中，戰士與農民必須合作以來維護權力，而這也正是他們的安全和福利的共同基礎。

第一章 少尉的養成

有三個因素會對我的一生發揮最大的影響作用——我的雙親，我的妻子，和我的職業。對於父母的選擇，我當然不能有任何的控制，但在其他兩方面的選擇，我却多少可以說是有良好的判斷，儘管經常還是受到命運的支配。我出生的地點是在米蘇里州 (Missouri) 基特斯維里 (Keysterville) 鎮的一所小木屋裏。基特維里雖然是一個人口不過數百的小鎮，今天也還是如此，但經常以爲卡里頓 (Chariton) 縣治 (County Seat) 所在而感到自豪。這個小鎮的市中心距離火車站約兩哩，其間的交通工具爲一輛用騾子來拉的街車。當我在童年時，每個夏天都要回到這個鎮上去訪問我外祖父的農場，每次都因爲乘坐這種街車而感到無限的快樂，那要比堪薩斯 (Kansas) 城中的一般電車有趣味得多——在我出生後兩年，我們全家就遷居該城。

當我出生時，我的父親是一位青年律師，他在當地一家律師事務所中學習了一個階段以後，剛獲准開業執行律師職務。他不僅有一位新娘，（一位鄰近老農的女兒），而且還有一位寡母要供養——現在又有了一個兒子。一九〇一年八月三十日出版的卡里頓週報 (Chariton Courier)，在我出生後四天刊載了這樣一條新聞：「約翰泰勒 (John E. M. Taylor) 爲基特斯維里的青年律師，勤勉有爲，最近已爲人父。其妻於星期一上午八時三十分生產一重達十一磅半之男孩。母子均安，此雖爲泰勒夫婦之初生子，但泰勒先生克已

自守，并無鋪張之舉。」雖然嬰兒的重量未免過份誇張，但報導的事實却很正確。我的父親以其固有的冷靜態度，負起他的新義務。此後我家人口即沒有再增加，直到二十四年之後我結婚之日為止。我的妻子哈培女士（'Diddy' Harper），生於麻塞諸塞州（Massachusetts）吳爾斯特（Worcester）城，很巧合的與我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的第一次正規學校教育開始於堪薩斯城，當我六歲時，母親就送我進入林肯斯（Lincoln）小學附屬幼稚園。她以及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的祖母，曾經鼓勵我，使我很早就對書感到興趣，她們把書朗誦給我聽，并且幫助我在很小的時候即開始學習識字。所以當我進入學校時，在閱讀程度方面要比同學們高出很多；在學校裏我又很幸運的得遇良師，他們也更進一步刺激我對於書籍的興趣，那時堪薩斯城和公立學校的素質極高，當我在小學和中學求學時，所遇到的教師有許多以後在我一生中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們也鼓勵我加快速力超過正常的進度，所以我在十一歲即畢業於小學，而在十五歲又畢業於東北（North-east）高級中學。

在這個時候，父親是一直在為生活而奮鬥，他在合組的法律事務所獲得的薪水非常有限。我還記得第一次發生家庭危機的情形。那是在一九〇六年夏季，父親和我連續的染上了傷寒病。雖然我們的病并不嚴重，但却需要長時間的治療，縱然一切護理工作都是由母親包辦，但賬單還是雪片飛來。最後，父親積欠了家庭醫師一百美元，對他而言，這的確是一個巨大數字，幾乎花了兩年的時間才分期還清。我還記得當最後一期債款還清時我們

慶祝的情況，現在，我主持兩個鐘點的討論即可以收到一百美元的酬勞，我常會回想在那個艱難的歲月中，這樣一百元的支票對於我的父親將會具有多大的意義。

暑假是一段最快樂的時候，因為我總是在這個時候去探望我的外祖父母——達芬波特夫婦（Milton and Mary Elita Davenport）。他們的農莊位置在米蘇里州基特維里鎮與達爾頓（Dalton）鎮之間。我認為外祖父幾乎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當我在學校讀書時，一心所想的就是趕快放暑假好和他在一起。外祖父是位一隻手臂的南軍老兵，他在米蘇里州和阿肯色州（Arkansas）曾與浦萊斯將軍和薛爾貝將軍（Generals Price and Shelby）苦戰達四年之久。他在騎兵中曾升到中士，但最後却改為步兵，照他的解釋，是在「我的馬死了之後」。對我而言，最完美的日子就是白天裏和他一起在田野中工作，吃過晚餐之後，聽他的「勝利」（Victory）牌唱片，和由他重述戰爭中那些往事。他並不歌頌戰爭，也不故意誇張，但當他談到「小夥子們」在戰鬥中的情形，他的眼中却總是充滿了光彩。自從我本人也變成一個老兵之後，我私下常常感覺到隨着時間的前進，我自己的故事在歷史精確性方面是日益減低，在戲劇化的素質方面則反而日益增高，所以我也就常常懷疑外祖父所說的「小夥子們」是否真正那樣的英勇。不過在描述艱難和危險如何使人們團結一致，變成親密的伙伴時，他的故事還是自有其扣人心弦的滋味。

在這位老南軍的膝下，養成我早年對於軍事的興趣，而歷史的閱讀對於此種興趣又更產生加強作用。在詢問我如何也可以變成一個軍人的時候，我才第一次從外祖父的口口獲

知有一所西點（West Point）的軍校，因為他所崇拜的英雄，如李將軍和賈克遜將軍（Lee and Jackson），都是從那裏出身的。此後，我對於一切能夠找到有關西點的資料是無不閱讀，并且也決定它是我所要去的地方。在六年級填表的時候，我就寫出我的未來理想職業是陸軍少將。雖然這未免是過份自信，但卻可以表示我在幼年即已有明確的志向——這對於任何青年人而言，都是一件重大而有益的事。

決定想到西點去是一件事，如何去達成又是一件事。的確，僅僅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才說服了我的雙親，同意讓他們的獨生子「在砲口之中去追尋浮名」。儘管法律這一行職業的物質報酬很微薄，但父親對於法律具有熱忱，并且也希望我承繼他的衣鉢。當我讀中學時，他曾經鼓勵我對於辯論的興趣，認為這對於律師職業是一種良好的準備。我的確對於法律也很感興趣，不過那只是一個次於陸軍的選擇。

美國於一九一七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我也在那一年高中畢業，并且進入當地的二年制學院（Junior college），堪薩斯城工藝學院（Kansas City Polytechnic Institute）。我在高中所選修的學分對於一個想進西點的人來說是很不平衡，因為我讀四年英文、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兩年希臘文，但數學和科學的學分却少到極點。爲了矯正此種不平衡現象，我在大學一年級儘量多選數學和物理學的課程，而對於我所愛好的語文研究，只繼續保留西班牙文一種。我的希望是在堪薩斯城讀完兩年畢業後，那時正好十七歲，然後再去尋求保送軍校的機會。